

H. W. Vanloon

THE ARCHIGRAVE IS NO  
LONGER A SINGLE BLOCK  
OF STONE BUT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

THE ADAM'S DISAPPEARS  
ALMOST COMPLETELY  
WHILE THE ECHINUS  
BECOMES VERY ELABORATE

# THE PICTURE BOOK SHOW A BUNNIE STUARTE STORY

# 太平洋的故事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太平洋的故事 / (美) 房龙著; 孙亮, 肖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9  
(房龙的书/颜玉强, 常绍民主编)  
ISBN 7-5434-4586-7

I. 太... II. ①房... ②孙... ③肖... III. 太平洋  
- 通俗读物 IV. P7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72 号

|      |                              |
|------|------------------------------|
| 书名   | 太平洋的故事                       |
| 主编   | 颜玉强 常绍民                      |
| 责任编辑 | 李利                           |
| 装帧设计 | 慈立群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br>(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 开本   | 787×1092 1/16                |
| 印张   | 13.75                        |
| 字数   | 185 千字                       |
| 版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7-5434-4586-7/I·723     |
| 定价   | 17.9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编者前言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荷裔美国作家，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求学前后，并不是我们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当过编辑、记者、播音员，也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

房龙多才多艺，但得以名世的还是他的通俗作品。从1913年第一部作品问世到1944年去世，房龙写了20多部作品。1921年他以《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房龙的创作迎来了丰收期。房龙的作品主要有：《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漫话圣经》）、《美国的故事》、《人类的家园》（《房龙地理》）、《人类的艺术》、《人类的解放》（《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上古人》（《古代的人》）、《巴

## 2 房龙的书

赫传》、《荷兰航海家宝典》(《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伦勃朗传》和《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等。房龙的作品在当时可谓饮誉世界,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等国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

在中国,房龙的作品也同样被翻译出版。由于 20 世纪中国的特殊国情,房龙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史特别值得一书。

房龙的作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很多种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可见当时中国的出版已与世界同步。房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风和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在 20 年代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房龙的文风正好适合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生活化的白话文,房龙的书也为中国求知者提供了关于人类和自然的启蒙知识;另一方面,房龙的写作技巧也给中国当时的作家以很多启发。

历史学家和著名报人曹聚仁回忆说,20 年代他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车来了,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 50 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

郁达夫在给林徽因译本《古代的人》的序言中分析了房龙的写作艺术:“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哲学家克罗齐说:“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阅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启发。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是思想冲破长期的禁锢,出现了几乎是疯狂地吸吮新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三联书店适时地挑选了房龙的《宽容》出版,此书成为人们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时代的想望的一本“法典”式的书。今天的青年读者是很难想像当年人们对于这本书所倾注的阅读激情的,可以说它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常识》。正像房龙在书中所说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但在 1940 年再版时,房

龙对于法西斯横行的世界形势,发出了感叹:“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房龙在书中所呼唤和热情向往的宽容,充分地表达了80年代中国人的心声。该书从1985年翻译出版,仅80年代就销售了近30万册,这一数字对于今天大多数出版社的人文类书的销售来说是个不太敢想像的数字。

《宽容》出版10年后,问起三联书店的老总沈昌文先生当时为什么只出了房龙的《宽容》、《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沈先生说,当时看了房龙的书只觉得房龙这三本书好(事实上,后两本书的出版距《宽容》的出版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可见出版家们是时代的感知者,同时其出版思想也难以摆脱时代旋涡的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房龙的《宽容》以《人类的解放》(这是英文原版有的版别采取的书名)为名出版,也可反映出当今出版家已经有不一样的出版心情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心理气象已经从80年代感情和理想交织的狂热氛围过渡到务实进取的时代,读书趋向于知识性、趣味性。1996年房龙的《人类的艺术》、《与世界伟人谈心》和《巴赫传》翻译出版,顿时掀起一股销售浪潮,笔者作为这套书的策划者,备感鼓舞。读者好评如潮,评价文章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房龙的回忆,对于80年代读房龙的感动;二是感受房龙作品的新译本给自己带来的知识性愉悦和轻松的阅读趣味。回想起房龙《人类的艺术》在80年代末也曾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几乎没卖掉几本,两次出版形成鲜明的反差,时间的年轮上刻录着读者不同阅读趣味的痕迹。

有趣的是1996年翻译出版的房龙的这几本书,还表现为时尚的特性。《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白领女性流行的大手袋中,除了高档化妆品、手机等,还有一本必不可少的书,那就是《与世界伟人谈心》。

随着房龙这三本书的出版,出现了空前的开发房龙资源的热潮,其中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书商,翻译得浮皮潦草,所以房龙的新译本也显得良莠不齐,但这些书也销售得很好。

#### 4 房龙的书

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房龙的书》已是 21 世纪了，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一贯的出版理念一样，《房龙的书》的出版是出于对时代精神沉淀后的一种文化积累。在所选的版本上，囊括了大部分房龙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选择基于房龙在中国有影响的著作如《人类的解放》（《宽容》）等、目前我们缺乏但房龙已写就的著作如《伦勃朗传》等、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的著作如《人类的艺术》等。从整体上讲，房龙最具有影响的著作大都收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龙的书》除了一部分是新译本外，还选择了一部分其他出版社已出版的好译本。

房龙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而且对音乐、绘画等都很在行，书中插图大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房龙饱读诗书，著作涉及多种领域，有音乐、绘画、地理、历史、科学发明等，内容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处处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其写作手法因文而异，时而俏皮、轻松，时而沉重、多思。所以，在翻译中，文采的损失自是不可避免的，还可能有疏漏疵误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颜玉强

2001 年 7 月



献给海伦

# 房龙的书

- 《人类的故事》
- 《圣经的故事》
- 《人类的解放》
- 《美国的故事》
- 《荷兰共和国兴衰史》
- 《太平洋的故事》
- 《荷兰航海家宝典》
- 《人类的家园》
- 《伦勃朗传》(上、下)
- 《人类的艺术》(上、下)
- 《与世界伟人谈心》(上、下)
- 《巴赫传》

责任编辑 / 李利  
装帧设计 / 慈立群  
内文版式 / 赵中伟

# 目 录

|            |                       |                |
|------------|-----------------------|----------------|
| <b>第一章</b> | <b>巴拿马运河</b>          | <b>[ 1 ]</b>   |
| <b>第二章</b> | <b>在达连长椅上的沉思</b>      | <b>[ 14 ]</b>  |
| <b>第三章</b> | <b>史前时代的太平洋</b>       | <b>[ 27 ]</b>  |
| <b>第四章</b> | <b>更多的猜测</b>          | <b>[ 35 ]</b>  |
| <b>第五章</b> | <b>波利尼西亚最早的历史</b>     | <b>[ 52 ]</b>  |
| <b>第六章</b> | <b>第二次发现太平洋</b>       | <b>[ 75 ]</b>  |
| <b>第七章</b> | <b>探寻南方未知的大陆</b>      | <b>[ 98 ]</b>  |
| <b>第八章</b> | <b>塔斯曼把新荷兰标在地图上</b>   | <b>[ 114 ]</b> |
| <b>第九章</b> | <b>雅各布·罗杰费恩</b>       | <b>[ 154 ]</b> |
| <b>第十章</b> | <b>英国皇家海军詹姆斯·库克船长</b> | <b>[ 166 ]</b> |

## 第一章

### 巴拿马运河



为什么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经历常常是这样简单得出奇呢？

小时候，我就把巴拿马运河的故事听得滚瓜烂熟。50年代初<sup>①</sup>，祖母的一个兄弟移居巴西。他挨过了黄热病和革命的折磨，攒下了不少家当。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荷兰，还带来了可爱的一家人——包括几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女儿。她们在我们的荷兰小镇激起了轩然大波，没多久就不得不逃到巴黎和里维埃拉<sup>②</sup>去了。比起呆在家里，同某个陌生的表兄弟度过一个简单愉快的夜晚，那里的怡人情调更适合她们浓郁热烈的拉丁风格。而这位生性像斯巴达人般质朴的表兄弟，面对这样过分慷慨地展现的女性美和魅力，未免觉得有些手

① 指19世纪50年代。

②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为游览胜地。

足无措。

可惜这些法国游历并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有一天,这些巴西姑娘们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从此再没能完全恢复过来。她们对自己漆黑的头发非常骄傲,梳成几条及地的长辫。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往枫丹白露。车上很挤,姑娘们被推来搡去,等到了目的地一看——啊,多么可怕的发现!——她们的长发不见了!

当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晚期,头发被偷是件常事。头发是制造假发髻所必需的材料;假发髻以真发织成,用来戴在当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时髦小帽下面。这种帽子销声匿迹 50 年后又卷土重来。由于假发的供应有限(那时的中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在有生之年去掉自己的辫子),一班职业盗发贼的生意就兴旺起来,不仅在巴黎,欧洲大陆上每个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踪影。这几个可怜的巴西姑娘轻而易举就被暗算了,锋利的剪刀飞快一挥,20 年梳洗侍弄的成果瞬间就化为乌有。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我少年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意识到存在着一个叫做法兰西的民族。当时正值巴黎召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sup>①</sup>,我从墨水瓶、挂表链和镇纸上认得了埃菲尔铁塔,这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最后,慷慨大方的叔叔婶婶们带回了野牛比尔<sup>②</sup>赠送给博览会的印第安人服装送给我,终于使我变成了热心的亲法分子。

唉,当时我惟一借以证明自己情感的方式(我时年 7 岁)就是全心全意地学习高贵的法语。我勇敢地和 j'ai, j'eusse, je fusse<sup>③</sup> 搏斗,还要应付各种令人困惑的语言问题,其复杂性比起我的母语荷兰语来真有天壤之别——大家知道,上帝正是以荷兰语写就了我们新教规正宗的教义问答。很快,我对这种奇特的语言就有了相当的掌握,足以使我从书店每周送来的纸盒里抽出巴黎的《画报》,并把那些精美可爱的图画边较简单的标题文字翻译过来。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叫做费迪

<sup>①</sup> 1899 年举行,埃菲尔铁塔即为此而建造。

<sup>②</sup> WILLIAM·CODY 的绰号。其人因向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工人供应牛肉而知名。

<sup>③</sup> 法语:我有、我曾有,我曾是。

南·德·雷塞布<sup>①</sup> 的人的许多事迹。他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又立下雄心要在巴拿马地峡重复这个功绩，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原因竟被拘在了法国的监狱里不能踏出一步。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巴拿马丑闻”的细节，不过当时至少我了解了不少关于那条分隔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地理知识——这个国家似乎由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组成，主要的居民是野蛮的土著和更野蛮的鳄鱼。

你了解这种儿时的回忆是怎么回事。它们像园子里的野草一样

顽强。你可以用铲子挖，用毒药喷，用火烧，只要几天工夫——瞧！它们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所以，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我心中的巴拿马地峡一直是这个模样——高耸的山峰、茂密的森林、野蛮的土著、更野蛮的鳄鱼。

因此，当侍者在一个恼人的时间敲着门说：“先生，我们很快就要到达克里斯托布尔<sup>②</sup>了。”我立刻披上晨衣，蹬上拖鞋，匆匆地来到甲板上。一看之下，我不禁自语道：“老天爷！船长走错航线啦！前头分明是荷兰湾！”因为远处的

景致正如我故乡的海岸一般令人激动，而且似乎是运河口的那一带，

<sup>①</sup> 费迪南·德·雷塞布(1805~1894)，法国工程师，曾组建公司监管苏伊士运河。后承建巴拿马运河工程，因滥用基金，破产获罪，即下文所称巴拿马丑闻。

<sup>②</sup> 位于巴拿马大西洋一侧的海岸上。



发现太平洋

迷人的风光比起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sup>①</sup> 的入海口也不逊色。

当然,到了近处,我就看出了一些不同。这里的地形并非一马平川,有几处低矮的土丘;但在其他方面,要说我们是停泊在鹿特丹,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然而,这就是坐落在拟议中的运河北端的那座城市,永远礼貌又体贴的美国政府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港口以后,又非常慷慨地以发现它的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为它命名。在这里立足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同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被称作科隆的城市直接打交道——那是一个瘟疫肆虐之地。

老科隆城的遗迹几乎已荡然无存。威廉·阿斯平霍尔在这里建城的初衷是把它作为横跨地峡的铁路线的终点;在(公元 1850 年)这项工程还充满希望的日子里,人们把这里叫做阿斯平霍尔。对于彼时的巴拿马人(他们那时还拥有这里所有的土地),这个名字未免有些复杂,所以没过多久就被改成了更加简单易用的科隆(也就是我们说的哥伦布)。这个城市曾被深深地遗忘。街道沦为沼泽,成为传播黄热病的蚊子孽生的天堂。后来,到了 1903 年,美国政府精心策划了一场午夜革命,就取得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开发权。根据那份著名的和约里的一条规定,美国有权对新生的巴拿马共和国所有的大城市进行卫生管理。

剩下的故事用一个词可以最好地概括:戈各斯<sup>②</sup>。因为若没有这位现代魔术师无微不至的关照,就不会有什么运河。有的只会是(像可怜的雷赛布那时候一样)一大片各式各样的墓地,埋藏着忠实的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古巴人的凄凉骸骨,当这片疟疾和黄热病肆虐的蛮荒之地还由法国运河公司掌管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为挖掘这条小沟而英勇地搏斗过。

今天的运河区是一个疗养地,在这里,一只蚊子生存的机会,像谚语里雪球在阴间生存的机会一样渺茫。不到两年工夫,这个语调柔和

---

① 均为荷兰河流名。

② 戈各斯(1854~1920),美国军医。在任巴拿马首席卫生官时消灭黄热病,保证了运河工程的进行。

的南方士绅就完成了赫拉克里斯般的艰巨任务。真正开掘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这条捷径的工作,还要等另一名美国陆军军官来完成。从1513年9月25日起,贯通两大洋就是人类最热切的梦想之一。在那一天晚上,巴尔沃亚<sup>①</sup>从寂静的“达连<sup>②</sup>之巅”解决了这片大南海的问题,不久以后,他就成为了它的“大将军兼总司令”。

唉,可怜的巴尔沃亚! 可怜的、认真的、兢兢业业的、无能的巴尔沃亚啊! 他一次又一次马不停蹄地穿越他的地峡,兴建城市,修筑堡垒,向远在西班牙的圣明陛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功绩。其他人眼红他的职务,他们的手段不像他那样隐曲(且容我们说得含蓄些)。其中一个果真如愿以偿,仅仅凭着杜撰的理由就把巴尔沃亚逮了起来。剩下的事交给一个满满当当的法庭来处置;此时距这位太平洋的发现者发出胜利的欢呼“到了!”的那一刻还不到4年,他就被当作叛徒和帝国的敌人砍了头。

人们常说共和国是不知感恩的。说到运河(下文我将这样称呼它),这句话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负责开凿运河的戈瑟尔斯<sup>③</sup>和使开凿成为可能的戈各斯,都受到了接受他们这样忠诚高效服务的政府的厚待——他们一年的年俸使所有“私有企业”的信徒都大惊失色。在这些精明的商人的眼里,美国医疗服务队的中校和工程队的上校挣的只是些烟卷钱,他们言语中对此也直言不讳。

关于建造运河的人就说到这里。为了照顾那些喜欢读地理的时候添上些统计数据的人们,我现在来补充几个事实。

当然,大多数人隐约知道,其实照普遍的定义,巴拿马运河算不得一条真正的运河。CANNA<sup>④</sup>的意思是草秆或管子,水可以自由通过,就像通过浴室的管道一样。巴拿马运河甚至不像大多数一般的运河

<sup>①</sup> 巴尔沃亚(1475~1519),西班牙探险家,1513年发现太平洋,曾任南海地区和巴拿马与科伊瓦省总督,后被以叛乱、卖国罪行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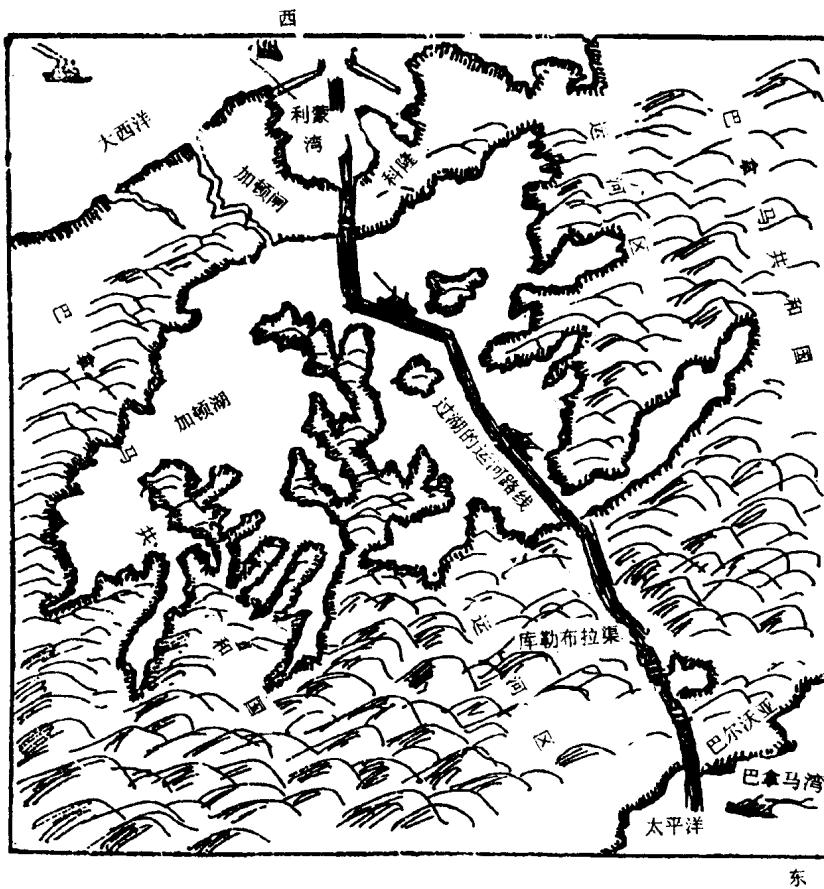
<sup>②</sup> 达连,位于巴拿马的大西洋海岸上。

<sup>③</sup> 戈瑟尔斯(1858~1928),美国陆军军官、工程师,负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工程和管理,后任运河区第一任总督。

<sup>④</sup> Canna,意为运河。

## 6 太平洋的故事

那样是从泥土中挖进去的。相反，它被引上了高处；因为除了靠近大西洋和太平洋几小段，巴拿马运河高高地在海平面以上流淌。事实上，在加顿湖一带，运河竟高达 85 英尺，着实可敬。



巴拿马运河

著名的库勒布拉渠（为了纪念完成这项艰巨工程的人，现已改名叫做盖亚德<sup>①</sup>渠）深 45 英尺，但它的底部高出海平面 40 英尺。顺便说一下，运河本身的宽度现在可容许所有船只通过这道狭窄的河沟，

① 盖亚德（1859 ~ 1913），美国工程师。

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玛丽女王”号和“诺曼底”号<sup>①</sup>。既然每年有大约 2900 万吨货物通过运河(只比苏伊士运河的货运量少 700 万吨), 我们暂时还不用为那 3 只海上怪物操心。再说它们也很可能是这一类物种中最后的几艘, 除非目前的种种迹象全部是错误的, 超超级豪华班轮的好日子是指日可数了。将要伴随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种误把数量当质量、以恐龙为最了不起的生物的文明。

运河在航道中段流经一段狭长的美国领土, 两边各宽 5 英里, 但并不包括巴拿马城和科隆; 自西奥多·罗斯福<sup>②</sup> 建立这个傀儡国家后它们一直为巴拿马主权共和国所有。这块土地不能为私人拥有, 它属于政府领地, 并且无声而有力地证明着政府所有权的优越性。因为来到这里的游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个地区在没有私人企业的情况下被政府官员管理得井井有条。

连空气似乎都充满了一种安静的效率, 电气小车把你乘坐的船拖进水闸, 尽量不兴师动众, 又尽量地节省了时间; 卫生措施使你感觉这个人间天堂的 4 万居民个个都能活到 100 岁。然而大量高度复杂和技术性的工程是必不可少的; 它们日以继夜地运转着, 保持运河处于稳定顺畅的状态。一眼望不到头的船队通过这条捷径从欧洲去往亚洲; 船主既然被迫付出高昂的通行费, 就坚决要求得到迅捷精确的服务。因为这里不是苏伊士运河——那是在茫茫沙漠中穿越的一道水沟, 为了安全, 惟一的代价是没完没了的疏浚工作。我们这条 3 层运河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 我来画一幅图说明。

如果你从大西洋一端进入运河, 你首先经过的将是利蒙湾, 科隆城就坐落在这里。很快两岸之间的距离逐渐变窄, 你将进入一条水渠, 引向著名的水闸。

然后就到了航程中最有趣的部分, 你的船开始向天空升去。顺便说一下, 我得好好地提醒未来的旅客, 要紧紧地盯着这场表演, 不然就

---

① 皆为当时的豪华巨轮。

②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美国第 26 任总统, 对外奉行大棒政策, 对拉美进行武装干涉。